



選文掇英天

~ 20
1013
1



上

選文掇英上目錄

冊魏公九錫文

潘元茂

薦禰衡表

孔文舉

求自試表

曹子建

求通親親表

曹子建

勸進表

劉越石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塚人表

張士然

薦譙元彥表

桓子元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任彥昇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任彥昇



獄中上書自明

鄒陽

詣建平王上書

江文通

答蘇武書

李少卿

報任少卿書

司馬子長

報孫會宗書

揚子幼

論盛孝章書

孔文舉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

朱叔元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

陳孔璋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

阮元瑜

與楊德祖書

曹子建

答東阿王書

吳季重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應休璉

與山巨源絕交書

嵇叔夜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孫子荆

與嵇茂齊書

趙景真

與陳伯之書

丘希範

選文掇英上目錄

選文掇英上

冊魏公九錫文

潘元茂

朕以不德少遭閔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衛當此之時若綴旒然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羣凶覬覦分裂諸夏一人尺土朕無獲焉即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于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孰恤朕躬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釋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

於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于
平民君又討之翦除其跡以寧東夏此又君之
功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又賴君勲剋黜其難
遂建許都造其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
鬼神於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僭逆肆于
淮南懾憚君靈用丕顯謀斬陽之役橋蕤授首
稜威南屬術以殞潰此又君之功也迴戈東指
呂布就戮乘軒將返張揚沮斃眭固伏罪張繡
稽伏此又君之功也袁紹逆常謀危社稷憑恃
其衆稱兵內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

莫有固志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諸
神策致屈官渡大殲醜類俾我國家拯於危墜
此又君之功也濟師洪河拓定四州袁譚高幹
咸梟其首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
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東馬
懸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供
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
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
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城撫和
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令重譯而至單于

白屋請吏帥職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
功重以明德班叙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
慎刑獄吏無苛政民不回慝敦崇帝族援繼絕
世舊德前功罔不成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
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胙
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藩
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靖懲難
念功乃使邵康公錫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
於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
征之世胙太師以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

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為侯伯錫以二輅虎賁
鈇鉞鉅鬯弓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
不壞繫二國是賴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
答天命導揚弘烈綏爰九域罔不率俾功高乎
伊周而賞卑乎齊晉朕甚憇焉朕以眇身託于
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
任焉今以冀州十郡封君為魏公使使持節御
史大夫慮授君印綬冊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
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玄土置以白茅爰契
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為卿佐

周邵師保出為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
丞相領冀州牧如故今更下傳璽肅將朕命以
允華夏其上故傳武平侯印綬今又加君九錫
其敬聽後命以君經緯禮律為民軌儀使安職
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
駟君勸分務本畜民昏作粟帛滯積大業惟興
是用錫君充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謙讓俾
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懸之
樂六佾之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遠人回面
華夏充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思

帝所難官才任賢羣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
登君秉國之均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
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
有罪犯關干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鈇鉞各一
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
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茲弓十茲矢千君以溫
恭為基孝友為德明允篤誠感孚朕思是用錫
君鉅鬯一卣珪瓚副焉魏國置丞相以下羣卿
百僚皆如漢初諸王之制君往欽哉敬服朕命
簡恤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

之休命

薦補衡表

孔文舉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
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
下睿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惟岳降
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補衡年二十四字
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觀奧
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
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准之
誠不足恠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

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鷲鳥累
百不如一鴉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
氣空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
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
前代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
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
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
穆鈞天廣樂必有竒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
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
容堂技者之所貪飛兔騷裏絕足奔放良樂之

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
須効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無可觀采臣等受
面欺之罪

求自試表

曹子建

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
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
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
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
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
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

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
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
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蕃爵在上
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
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
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
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掛風人彼其
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媿朱紱方今天下一統
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
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

宇內以致大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
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
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良援能以方叔邵虎之
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
未掛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鈞餌者恐鈞射之術
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
賊遺於君父也故車右伏劒於鳴轂雍門刎首
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
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
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

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
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好
為夸主而耀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才力輸能
於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
滅臣無以家為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
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
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為念伏見先帝武臣宿
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
由習戰也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
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雖

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
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躡險騁舟奮驪突
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
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
使名掛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
猶生之年也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
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
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園牢之養
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劔輟
食棄餐奮袂攘袵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

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
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
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
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
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身雖屠裂
而功銘著於景鐘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
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
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
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
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

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
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
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
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
以於悒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
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
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
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銜自媒者
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
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
則幸矣

求通親親表

曹子建

之者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
暉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必知為朝士
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
則幸矣

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
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
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
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
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
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
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吊管蔡之
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
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
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
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
椒房恩昭九親羣臣百僚番休遞上執政不廢
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吊之
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

者人道絕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
交氣類修人事叙入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
絕吉凶之問塞慶吊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
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
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
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退省諸王常有戚戚
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
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
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
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

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
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
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
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
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
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
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
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
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
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

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
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
陽雖不為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
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
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今之否隔友
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竊不願於聖代使
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
之怨谷風有棄子之歎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
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
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

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悽悽
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
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勸進表

劉越石

臣聞天生烝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
黎元聖帝明王鑑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
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
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
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
以降靡不由之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

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
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自元康以來艱禍繁
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
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
嗣建舊物克甄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
金聲夙振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
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
荐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
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
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廷神器

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
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
心絕氣行號巷哭况臣等荷寵三世位厠鼎司
承問震惶精爽飛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舉哀
朔垂上下泣血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
未改歷數有歸或多難以回邦國或殷憂以啓
聖明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伯之長晉有
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
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
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代之

期紹千載之運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
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囂然
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
以過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
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純
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百
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昔少康之隆夏訓
以為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為休詠况茂勲格
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蒼生顛然莫不欣戴聲
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

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
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通無異言遠無異望謳
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天
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
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
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
之心因函夏之趣味死以上尊號願陛下存舜
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
以小行為先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上以
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則所

謂生繁華於枯萸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
不幸甚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
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方
今踵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狡寇窺窬伺國瑕
隙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陛
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惠公
虜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
人之志內以回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
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
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

自曾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謹上

為吳令謝詢求為

諸孫置守塚人

表

張士然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祀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晉脩虞祀燕祭齊廟夫一國為一人興先賢為後愚廢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代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並祀親與項羽對爭

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將以位嘗倖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殘戮之尸乃以公葬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隳有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民武成止戈西戎有即序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于百世雖三五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美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鷓鴣

邊文按
十一
恤功愛子及室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
惠追惟吳偽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
彊者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
於甄井威震羣狡名顯徃朝桓王才武弱冠承
業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西赴許都將迎幼
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夫家積義勇之基
世傳扶危之業進為徇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
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薪采臣竊悼之伏
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
君並宜應書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

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世已輕若列
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靈則
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為
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頽毀掃
除瑩壠永以為常

薦譙元彥表

桓子元

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
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
秉心矯跡以敦在三之節是故上代之君莫不
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

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
圯裂兔置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有
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
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
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之
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
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邁道消之會
羣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
喬之望凶命屢招奸威仍逼身寄虎吻危同朝
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偽

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
園騎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於秀殆無
以過于今西土以為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
所先崇表殊節聖喆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
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
徒以敦流遜之敝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
頽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任彥昇

臣雲素門凡流輪翮無取進謝中庸退慙狂狷
固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篆刻為文而三冬

靡就負書燕魏空殫菽粟躡屩齊楚徒知貧賤
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嗤持斧作牧以蕙苾
興謗赭衣為虜見獄吏之尊除名為民知井臼
之逸百年上壽既曰徒然如其誠說亦以過半
亂離斯瘼欲以安歸閉門荒郊再離寒暑兼以
東臯數畝控帶朝夕關外一區悵望鐘阜雖室
無趙女而門多好事祿微賜金而歡同娛老折
芟燔枯此焉自足陛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三
千景附八百不謀臣釁茅離心功慙同德泥首
在顏輿棺未毀締搆草昧敢叨天功獄訟謳歌

示同民志而隆器大名一朝摠集顧已及躬何
以臻此政當以接閉白水列宅舊豐忘捨講之
尤存諸公之費俯拾青紫豈待明經夫銓衡之
重關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漢魏以降達
識繼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拔十得五尚曰比
肩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暫發顧無足
筭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以臣况
之一何遠落齊季陵遲官方淆亂鴻都不網西
園成市金章有盈筭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草
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豈宜妄

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
私授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
或成軍河內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或與時
抑揚或隱若敵國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或
德盛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或四姓侍祀已無
足紀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唯在恩
澤既義異疇庸實榮幸儒者雖小人貪幸豈獨
無心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門無富貴易農而
仕乃祖玄平道風秀世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位
裁元凱任止牧伯高祖少連夙秉高尚所富者

義所乏者時薄宦東朝謝病下邑先志不忘愚
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
夏將亞冢司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
遠至方之微臣未為速達臣雖無識唯利是視
至於虧名損實為國為身知其不可不敢妄冒
陛下不棄菅蒯愛同絲麻儻平生之言猶在聽
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矜臣所乞特廻寵命則
葵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詣省不任
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任彥昇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既絕故老之
口必資不刊之書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貿府
之延閣則青編落簡然則配天之跡存乎泗水
之上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由是崇師之義
擬跡於西河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故精廬妄
啓必窮鑄勒之盛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况
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
其與存與亡則義形社稷嚴天配帝則周公其
人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苟
利之專五教以倫百揆時序若夫一言一行盛

德之風琴書藝業述作之義道非兼濟事止樂
善亦無得而稱焉人之云亡忽移歲序鷓鴣東
徙松檟成行六府臣僚三藩士女人蓄油素家
懷鉉筆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昔晉氏初禁立碑
魏舒之亡亦從班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
為之者竟免刑戮致之者反蒙嘉歎至於道被
如仁功叅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故太宰淵丞
相疑親賢並軌即為成規乞依二公前例賜許
刊立寧容使長想九原樵蘇罔識其禁駐蹕長
陵輶軒不知所適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值齊

網之弘弛賓客之禁策名委質忽焉二紀慮先
犬馬厚息不答而弊帷毀蓋未蓐螻蟻珠襦玉
匣遽飾幽泉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
駿奔南浦長號北陵既曲逢前施實仰覲後澤
倘驗杜預山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臨表
悲懼言不自宣

獄中上書自明

鄒陽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
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

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今臣
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
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
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
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
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
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
鳴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
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
故樊於期逃秦之燕籍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

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
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
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
不信天下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
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入惡之於燕
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驥白圭顯於中山入
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
二臣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
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
喜臚脚於宋宰相中山范睢摺脇折齒於魏卒

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指朋黨之私
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
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身於世
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
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
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
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
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
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
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

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戎人
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
國豈徇於俗牽於世繫竒偏之辭哉公聽並觀
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
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
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
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
不悅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
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
讎而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

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
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
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
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仲子辭
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
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臆肝膽施德厚終與之
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跖之客
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
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

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抵
輪囷離竒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
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
祗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
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
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
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抵之容雖竭精神
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
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
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

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
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
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
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孿之
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沉
於諂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
驥同皂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
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砥礪名號者
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毋曾子不入邑號朝歌
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

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汚行以事諂諛之人而
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
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詣建平王上書

江文通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
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
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
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
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
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下官本蓬戶桑

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
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
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局禁者乎
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
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
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
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
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跡墜昭憲身限幽圜履
影吊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之
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

天光沉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此
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也下官
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
於簾肆之間卧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
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
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
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遠則直
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
子猶或如是况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耻
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至如下官當何

言哉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
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
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
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
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
青雲浮雒榮光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
陽原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圓
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
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沉首鵠亭之鬼無
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答蘇武書

李少卿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勲勲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韝毳幘以禦風雨羶肉賂漿以充飢渴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

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

異方之樂祗令人悲增切怛耳嗟乎子卿人之
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
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
道陵獨遇戰而累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大
漠之外入強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
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搴旗追奔
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
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
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
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

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
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
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
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為先
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單
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
復戰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
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
不食僅乃得免况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
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

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
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
如前書之言報息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
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
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讎報魯國之羞
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
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
也足下又云漢興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
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趙藍鼂錯受戮周魏
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

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
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邀
舉誰不為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
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劉身絕域之表此功
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
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
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
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惟此天下所希
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
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

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願足下勿復望陵嗟呼子卿夫復何言相去

萬里入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為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報任少卿書

司馬子長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厚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

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
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
者用女為說已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
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
而自黜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
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
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
然不可為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
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
不報幸勿為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

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耻辱者勇之決
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
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悲
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諾莫大於官刑刑
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魏
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
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耻之夫以
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况於慷
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
薦天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

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
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
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備行伍
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
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
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嚮者
僕常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
維綱盡思慮今以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闈茸之
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
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
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
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
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
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
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
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慇懃之餘權然僕觀其為
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
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
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

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
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
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
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
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
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
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
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
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
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

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
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
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
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
絕甘分少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
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
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
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
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
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

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
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
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
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
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何
之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
為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
星曆近守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
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
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特以

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
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
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
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
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
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
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
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
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有畫地為
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

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正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姜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

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恠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決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况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

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
陋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
磨滅不可勝記唯侗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
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
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
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
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
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
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

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
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
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
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
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蔽諸名山
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
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
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
禍重為鄉黨所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

辛未正月二十四日芙山書

蒼岩記

邵之南海也海之中有巖之名曰蒼岩以其色蒼然也曰鬱岩謂其形鬱如也俗謂之瓊瑤崖聞越之南有產珠者名珠崖意古有瓊瑤之寶出於此而得其名歟周可數百步稍東有一岩特立聳霄霄有異鳥巢其上而不可攀少西有一巖此東則低苟可攀躋而上可坐四五人兩岩之前有沙明白平行可以鋪筵設尊為遊戲之場石之起者卧者若鳥將翔歟方躡四周環拱而海水衝卷磨戛細而琴簫迭奏大而鐘鼓噌吰雖使離其目曠其耳莫可盡狀及夫鱣舞鯨戲潮涌水上則獨兩岩者若砥柱乎碣石君山乎洞庭可望而不可親也故候其潮退之頃乃可以盡瑰偉之賞矣從岩而東船行六七里海門而望之則林麓蒼翠村居蕭洒若一幅然東出而近者新浦也

遺却珊瑚鞭詩

鳳凰橋下多麗人
花兒懶眼來冬收
珊瑚輕滑手冬力
涉笑爭指黃金鞵
綠樹攪思情何過
我馬逐月胡不前

來時上馬酒初飲
秦川一掃海棠雨
城草三月故人多
手裡丁寧我鞭
韋曲頻鳴楊柳烟
高橋芳金爭成先

地春萬蝶忽驚心
水花芳草似錦地
晴艇飛上木蘭船
馬首前程逐自長
淡霄輕風卷平天
後水歌聲多採蓮

三川國難我公子
菜羹近溝送秋千
斜陽送入剗孟家
五陵呼鷹諸少年
桃李連蹊極管弦
整馬垂楊燈鈞送

靴靴
袍裡出入手
浣紗知中夏下肩

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
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
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背露衣也身直為
閭閻之臣寧得自引於深藏巖穴耶故且從俗
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
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
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
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

報孫會宗書

楊子幼

憚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

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
足下哀其愚矇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慙慙甚厚
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
也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默而自守
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
子察焉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
卿爵為通侯搃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
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
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飡之責久矣
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

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以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

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燕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糞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惓幸有餘力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汚辱之處惓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惓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責僕

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
遺風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
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子弟貪
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
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論盛孝章書

孔文舉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
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稽
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
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

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
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
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繫命不期於旦夕是吾
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
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
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
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嘆燕
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
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
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蹊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

况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因表不悉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

朱叔元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

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滅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食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景何施眉目舉厝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象鷓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灾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

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游俱起
佐命同被國恩俠游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
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
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
若以子之功高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今乃
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
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
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
子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
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

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
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為羣后惡
法永為功臣鑑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讎
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
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讎者所快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

陳孔璋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多意奢說事頗
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
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念欲遠
以為歡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二粗舉

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
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入揮戟
萬夫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
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
征無戰不義而疆古今常有故唐虞之世蠻夷
猾夏周宣之盛亦讎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
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為
中才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叙王
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
以斃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

以不敵哉昔鬼方聾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
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脩
之軍盟津有再駕之役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
功焉有星流景集颯奪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
捷若今者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才
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
為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薨猶無所救竊又疑
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
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
戎季良猶在強楚挫謀暨至衆賢奔紂三國為

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繁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若乃距陽平據石門據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焉肯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過高唐者効王豹之謳游睢渙者學藻績之絲間自入益部仰司馬楊王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恠乃輕其家丘謂為倩人是何言歟夫騶驥垂耳於林垆鴻雀戢翼於汙池棄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厩之下乘也及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眄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哉恐猶未信丘言必大噉也洪白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

阮元瑜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

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
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遏
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
貸故之變匪有陰搆責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
之亶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為佞人所構
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變
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耻辱大丈夫雄心能無
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
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為悔入之情也仁君年壯
氣盛緒信所嬖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

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
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疊連推而行之想暢
本心不願於此也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
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
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
相責以為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
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
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
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
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

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徒
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荆土本非已分我
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
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高
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紉君之負
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徃年在譙新
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澤之形
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將恐議者
大為已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
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

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
為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
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
耳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
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
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
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為三軍
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
難衛也元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形
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

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
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
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囂納王
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為世笑
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
隨之願君少留意焉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
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
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
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
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不忍加罪所

謂小人之仁大仁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為此也
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
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為效開設
二者審處一焉聞荆楊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
州為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疫旱並行人
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為
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灾君子不為
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
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按兵
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

孤虛心回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
復之義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而
已

與楊德祖書

曹子建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
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
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
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
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
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

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
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
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
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也前有書朝之
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
之吾亦不能忘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之
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
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
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
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

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
與入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
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
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其
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
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咎五霸於稷
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
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息乎
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
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

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在僕少小所著辭
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
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
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
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德薄位為
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
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勲績辭賦為君子
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
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
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

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乎之知我也
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答東阿王書

吳季重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
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衆山
之灑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
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
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誠以身賤
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
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

漏渫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才
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屢獲
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
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眷而惰邑者也若
追前宴謂之未究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竹雲
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
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
投印釋鞶朝夕侍坐鎖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
要言對清醕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
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

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埴
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耳嘈嘈而無聞情
踊躍於鞍馬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
百越使獻其白雉又况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
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
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
秋載列以為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
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閑
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
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

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
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武之
間不足以騁跡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
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
里之任檻獲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不
勝見恤謹附遣白答不敢繁辭吳質白

與從弟君苗君胃書

應休璉

瓊報間者北遊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
風伯掃途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
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扶寸肴脩

味踰方丈逍遙陂唐之上吟詠苑柳之下結春
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
深淵之漁蒲且譖善便嫖稱妙何其樂哉雖仲
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遯於京臺無以過也班
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
洛困於囂塵思樂汶上發於寤寐昔伊尹輟耕
鄧暉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而吾
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沉鈎緡於丹水知其不如
古人遠矣然由父不貪天下之樂曾參不慕晉
楚之富亦其志也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令州郡

崇禮官師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
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飢寒駿奔之勞俟河
之清人壽幾何且官無金張之援游無子孟之
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遊越
人之射耳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蹤丈
人畜鷄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無
惑游言以增邑邑郊牧之田宜以為意廣開土
宇吾將老焉劉杜二生想數徃來朱明之期已
復至矣相見在近故不復為書慎夏自愛壻報
與山巨源絕交書

嵇叔夜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
恠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
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
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旁通多可而少恠
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
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
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為足下陳
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
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
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

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
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
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
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
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
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
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
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
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
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

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懶筋力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

論入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畫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其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蟲把搔無已而當褻以章服揖拜上

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
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
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喪而人道以此為重
已為未見怨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
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
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
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
千變百伎在在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
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
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

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
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
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
又聞道士遺言餌术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
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
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
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栢成子高全其節
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
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勿安以卿相此
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不

可以為輪曲者必不可以為桶蓋不欲以枉其
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
唯達者為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
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雛以死
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
於寂寞以無為為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
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
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
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
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

病顧此恨恨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
孫時與親舊叙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
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勦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
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不切事
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
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
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
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
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
期於相致特為權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

非重然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灸背而美芥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嵇康白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孫子荆

苞白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

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曆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塗炭之艱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憑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責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疇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自以為控絃

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
沙漠南面稱王也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
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然後遠
跡疆場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
服殊俗歎附自茲遂隆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
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
蕩想所具聞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
潛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依丘陵積石之
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于四紀二
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

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相國晉王輔
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之筭應變無
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
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
伐深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
成都自潰曜兵劔閣而姜維面縛開地五千列
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
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號滅虞亡韓并魏
徙此皆前鑑之驗後事之師也又南中呂興深
觀天命蟬蛻內向願為臣妾外失輔東脣齒之

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
此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
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雋乂盈
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思
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
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濬决河洛
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剡木以來
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
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然主上眷眷未
便電邁者以為愛民治國道家所尚崇城自卑

文王退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
徃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蹶然改容
祇承徃告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
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為藩輔豐報顯賞隆於今
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
從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
楊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爾乃皇
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檄燭日旌旗流星遊龍曜
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烟塵俱起震
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

分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夫
治膏盲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
之言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
鵲知其無功也勉思良圖惟所去就石苞白

與嵇茂齊書

趙景真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
謠夫以嘉道之舉猶懷戀恨况乎不得已者哉
惟別之後離羣獨遊背榮宴辭倫好經迥路涉
沙漠鷄鳴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
靡託尋歷曲阻則沉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

悠隔或乃迥颺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
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巔進無所依
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
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
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
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
轡而歎息者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
光鮮不按劔今將植橘柚於玄朔蒂華藕於脩
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龔俗固難以取貴
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

矣飄飄遠遊之士託身無人之鄉搃轡退路則
有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
暉則身疲於遠征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肆
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
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
足為貴也若迺顧影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
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
四據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
蹴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廓
宇宙斯亦吾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

鉅靡加翅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
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
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艷
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
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
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
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榮榮飄寄臨沙漠
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携手之期邈無日矣思
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
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沉繁華流蕩

君子弗欽臨書恨然知復何云

與陳伯之書

丘希範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
三軍才為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
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
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奔亡
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
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
外受流言沉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
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

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
繡割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
况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世夫迷塗知
反徃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
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
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
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輅建節奉
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覲顏
借命驅馳擅裘之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
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

均不肖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况偽嬖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首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者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陴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辯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搃茲戎重吊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徃懷君其詳之丘遲頓首

選文掇英上

選文掇英上

六十一

